

第六十一章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什麼事兒？”範閑知道肯定事情不簡單，不然李弘成這家夥也不會這麼緊張，但仍然強顏笑道：“你家的葡萄架沒倒就成。”

說來奇怪，李弘成就早就到了適婚的年齡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卻一直沒有娶夫人進門。

“沒空與你講頑笑話。”李弘成沉著臉說道：“昨天蒼山腳下一處莊園裏出了命案，吳伯安和宰相的二公子林珙都死了。”

範閑大驚失色，問道：“什麼？”

李弘成說道：“不錯，你未來的二舅子死了。”

範閑卻一時沒有想到這複雜的親戚關係上來，心裏有些驚慌，吳伯安的死是在他的預料之中，但是...如果說不是叔出手而是有人在滅口，怎麼也不至於將宰相的二公子賠了進去。範閑有這個自知之明，自己的身價，如今還遠遠及不上那位二舅子。既然吳伯安和那位二舅子死在一起，難道是說上次想殺自己的...是宰相老丈人？

他對這位沒見過麵的妻兄並沒有什麼感情，但想到隨之而來的事情，不免也有些苦惱，略鎮定了一下之後問道：“人是怎麼死的？”

李弘成將被人發現的場景複述給他聽了，本來以那個莊園的偏僻而言，這樁命案恐怖要很久之後才會被人發現，但沒有想到第三天正好是山令傳榜的日子，一入莊園便看見滿地屍首，大驚之下層層上報。因為死的是宰相的兒子，還有那個身份特殊的吳伯安。所以這消息經過京都府和刑部，直接到了皇宮裏麵。

靖王今日入宮，偶爾聽到這個消息，便請宮中相熟地公公傳話回來。

範閑心頭一動。靖王應該知道自己今天會來王府作客，冒險讓人傳消息回來，看來是想通知自己，隻是為什麼對方會認為自己需要這個消息？看見他的神情，李弘成壓低聲音說道：“監察院在找吳伯安，聽說和你上次遇刺的事情有關係，這次他死的如此蹊巧，當心別人疑你。”

範閑裝作嚇了一跳，連連擺手道：“這事與我可沒關係，連監察院都找不到地人。難道我還能找出他來，如果宰相大人真的信了這事兒，我以後在京都裏還活不活了？”

李弘成看他神態不似作偽。舒了一口氣：“如果真是你幹的，我不免要重新估計一下你的力量，將來得討好你才行。”

範閑如此已和他相當熟稔，笑著罵道：“這又是什麼混帳說法，我隻求宰相大人不要把他兒子的死。和我關係起來，就要去燒高香了。”

李弘成說道：“應該不會，你剛才的解釋很有力。陳大人都抓不到的人，你初入京都更是不可能抓得到。就算抓住之後，也不可能為報私仇泄憤就胡亂殺人。”他望著範閑認真說道：“這事兒我信你，父親那裏，我也會替你說去，相信宰相也不會亂來。”

範閑歎了口氣說道：“隻怕宰相首先要想辦法解釋，為什麼二公子會和吳伯安在一起。要知道吳伯安可是與北齊奸細有聯係的角色，叛國的罪名是坐實了的。”

李弘成點了點頭，略帶憂慮說道：“隻是宰相大人老來喪子。受了這打擊，若再被政敵借吳伯安之事攻訐，隻怕日子會不大好過。”

範閑偷偷瞄了世子一眼，心想宰相地政敵不就是你和二皇子了嗎？何必還說的如此清風霽月不繞懷的。

離開靖王府後，上了馬車，範若若注意到兄長地臉色有些不對勁，關心問道：“是哪兒不舒服嗎？還是說先前曬狠了？”範思轍也湊趣坐了過來，討好地將手中的折扇遞給範閑。

範閑心裏有些不安，所以情緒比較煩燥，不耐煩地說道：“沒事兒！”話出口後，才覺著語氣有些不對，苦笑著解釋道：“有些麻煩事兒，我得想想，你們先不要管我。”

進了範府，範閑首先便是往父親的書房裏跑，結果發現父親不在家裏，說不準此時是被召進宮去了。

他有些不安地回到自己的房間中，坐到桌前時，才發現自己的背後已經濕透了。其實在李弘成複述莊園裏吳伯安和宰相二公子地死狀時，範閑就知道是誰下的手，在這個世界上，再沒有人比他更熟悉五竹叔出手的方式和留下地痕跡。

那天夜裏範閑在牢中查出吳伯安這個名字之後，就知道吳伯安已經是個死人？只是沒有想到林婉兒的二哥也會一同死去。

雖然不知道五竹是如何找到那個吳先生的，但是依五竹冷冷淡淡的性子，一針子捅死兩個謀害範閑的幕後黑手，實在是件很正常的事情。五竹是宗師級的強者，在他的眼中，什麼宰相府公子，或許和澹跖那個來殺自己的刺客一樣，隻是個血肉之軀而已。隻要不會牽連到範閑，五竹地鐵針前，從來沒有禁忌。

範閑的不安在於，既然連靖王都認為自己與林琇的死有關聯，那宰相會怎麼想？他是想報當日護衛被殺，自己和滕子京重傷之仇，他也有想過幕後主使之人可能是宰相大人，自己未來的嶽父，如果真是這樣，範閑自忖也隻會殺死吳伯安以警告對方，但卻沒有想到林婉兒的二哥就這樣幹淨利落的死了，林家就兩個兒子，聽說大的那位還有些問題...

想到林婉兒，範閑又是一陣頭痛，就算婉兒從小生長在宮中，與林家人沒有什麼感情，但畢竟雙方是血肉之親，這是無論如何也撕脫不開的事實。

他站起身來繞著桌子走了兩圈，眼光漸趨堅定，他下定了決心，這一輩子也不能讓婉

婉兒知道這件事情，不能讓她知道是自己的叔叔殺了她的哥哥。

莊嚴無比的皇宮深處，天下最有權力的那個人所處的房間，卻遠遠不如他所管轄的疆土那般有氣勢，寶鼎裏的焚香漸漸散去，隻留下厚厚積香灰，門外西去陽光側向照了過來，那些撲檻而來的柳綿在光線之中纖纖可數。

房內鋪著淺色石磚，左右依次站著十數位朝中大員，今天並不是正式的朝會，所以這裏並不是太極宮，隻是一處偏殿，慶國偉大的陛下也沒有坐在高高的龍椅之上，隻是隨意揀了把椅子坐著。

皇帝今日穿著一件水青綢的便服，腰間繫著一條盤龍金絲帶，烏黑的頭髮束的緊緊的，隻是偶爾會在鬢角處發現幾絲銀絲。他就這樣隨意坐在椅子上，比四周站著的臣子還要低些，但那股氣勢卻像是坐在世界的最高端，俯視著腳下的萬千臣民。

今日國事已畢，留在屋裏的都是幾位老臣、重臣。

陳萍萍在左手第一位，因為身體原因坐在輪椅上，所以顯得很特殊，頭顱無精打采地微微垂下，似乎都要睡著了一般。這些大臣們知道身為陛下第一親信的陳院長，曾經得過明旨，不用參加例行朝會，但今天這會議卻是必須要參加的。

宰相林若甫在右手第一位，他今天也有特殊待遇，坐在一張圓凳子上，隻是官服有些長，所以顯得有些滑稽。這位名噪天下的奸相，生的卻是眉清目秀，眸子炯炯有神，隻是微白的胡須揭示了他真正的年齡，想來年輕的時候，一定是位美男子。

今日他的雙眼有些紅腫，嘴唇有些發白，想來是先前哭過。

“宰相大人節哀。”皇帝輕聲說道，房間裏嗡嗡的回聲響了起來，“你且在府中休養數日也好...送送那孩子。”

林若甫站起身來，恭敬行了一禮，哽咽說道：“老臣不敢，犬子之事，驚擾了陛下已是罪過。”

那幾位各部大臣也溫言相勸老宰相，人死不能複生，如何如何。

林若甫忽然高聲說道：“敢請陛下為老臣作主，為那死去的孩子討個公道！”說完這話，他就直挺挺地跪了下去，今日午間得知了二兒子的死訊，一向心如鐵石的宰相大人也險些暈厥了過去，所謂白發人送黑發人，哪裏禁得住這般情緒上的衝擊。

皇帝的唇角不為人知地翹了一翹，不過沒有人敢盯著天子的臉去看，所以也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小細節。皇帝陛下

似乎有些詫異宰相的說法：“自前日範家小子遇襲之後，不期京都之側，又發生如此凶案，這京都府自然難辭其責，宰相大人放心，寡人自當重重處分，給你一個交待...各有司定要抓緊緝拿凶徒，以刑部為主，若有不協事，陳院長在一旁統領一下。”陳萍萍看似熟睡，此時卻睜開雙眼，微笑著應了下來。

林若甫雙眼裏暴出兩道精光，卻是片刻即逝，向著皇帝叩了個頭，才在眾人的勸說下站了起來。

皇帝平靜看著他，慶國並不如何講究殿前儀範，這位九五之尊知道宰相這個頭是不好禁受的，忽然皺眉說道：“前次事情，有北齊賊子的影子，意圖引起朝廷風波，今次莫非又是外賊潛來作案？這邊禁如今難道疏落成這副模樣？傳旨下去，著北三司好生自查。”

他忽然厲聲訓斥道：“陳萍萍，你的院務也得用些心才是，四處難道是吃白飯的！你這次回鄉省親，硬是多拖了一個月。難道要朝中大臣的子弟個個死於非命，你才肯回來！”

天子一火，滿堂俱靜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